

杨梅熟了

□向培培 文摄

初夏暖风徐徐，梅雨绵绵，又到杨梅挂满枝头的时节。看到《宁波日报》报道，短短15天，有3300吨宁波杨梅销往全球，一下子勾起我心底绵长的惦念。

宋代释祖留有诗句：“五月杨梅已满林，初疑一颗值千金。”道尽杨梅珍贵；苏轼笔下“罗浮山下四时春，卢橘杨梅次第新”，将杨梅视作夏日如期而至的惊喜。宁波杨梅底蕴深厚，七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址，就出土了杨梅的遗迹，这就是佐证。

民间俗语道：夏至杨梅满山红，小暑杨梅要出虫。杨梅赏味期仅有半月，离家的游子挂念家乡滋味，家人便想方设法留存鲜果，冷藏、晒杨梅干、熬杨梅酱，只为让远方亲人归来时，依旧能尝到儿时记忆。老辈人常说梅雨季杨梅最鲜美，湿润阴雨滋养之下，果肉饱满多汁，晴热干燥的天气，反而会让果子干瘪寡淡。

杨梅于我，不只是舌尖美食，更是年少友情的见证。初次上山采摘杨梅，还是初中时期，班里一位家住山里的同学，家中种有杨梅，那年杨梅成熟之际邀我前去，我满心欢喜，当晚留宿她家。二人坐在院中彻夜闲聊，沉浸在即将吃到杨梅的期待里，连夜里下起小雨都未曾察觉，一夜无眠依旧兴致勃勃。

次日走进杨梅山林，枝头挂满水珠，紫红、乌红的果子掩映在绿叶间格外诱人。我迫不及待踮脚采摘，不管生熟胡乱往嘴里塞，接连吃下二三十颗，酸涩直冲舌尖，舌头微微刺痛，还不好意思让同学看见。这时同学递来一篮精心挑选的紫黑熟果，咬上一口汁水四溢，酸甜适口惊艳味蕾，我转眼就将整篮吃光抹尽。她笑着告诉我，要挑选乌黑熟透的，鲜红的还未成熟。我抬头望去，熟透的

杨梅大多长在高处树梢，索性爬上树去采摘，虽然没能摘到如同同学挑选的绝佳杨梅，却也如愿尝到了现摘鲜果。同学还教我一个小窍门：摘下的杨梅放在小竹篮里轻轻晃一晃再入口，就不会刺舌头。

自此往后，每到杨梅季我都会奔赴山间，同学总会贴心赠予我不少杨梅。古人余萼舒作诗夸赞：“摘来鹤顶珠犹湿，点出龙睛泪未干。若是太真知此味，荔枝应不到长安。”在我心中，杨梅便是夏日第一美味。吃不完的杨梅，我会用烧酒浸泡封存，小小烧酒杨梅还有不少实用之处。从前夏日游泳呛了脏水肠胃不适，吃下两颗烧酒杨梅很快便能缓解。老一辈相传，封存三年的烧酒杨梅可以辅助调理肠胃不适、咽喉干痒、消暑解乏，对风湿关节酸痛也有一定舒缓作用。曾经邻居老人风湿病发作，我赠予家中珍藏的陈年烧酒杨梅，半年之后他特地前来道谢，身体状况好转不少。如今即便不再依靠它治病，每年杨梅丰收，我依旧会泡上一大坛烧酒杨梅留存念想。

现在，我依旧会抽空重回老同学家中赴杨梅之约。去年我带着小孙女一同去，孩子初见杨梅和年少的我一模一样，不分生熟随手采摘，酸得眉头紧皱。我慢慢教她辨识成熟果子，递上小竹篮，看着她爬到树枝上采摘品尝，连连欢喜地说“好吃”。

历经岁月才读懂其中哲理：人生从不会只有一味甘甜，如同杨梅先酸后甜，酸甜相融，才有绵长丰富的回味。

如今一颗颗宁波杨梅跨越山海去往全国各地，小小的果子承载着江南烟雨，成为宁波亮丽的城市名片。它不仅是一种时令水果，更是夏日信物。愿年年杨梅熟，岁岁平安时，盛夏有风，鲜果有甜，人间有味。

种瓜记

□石志藏 文摄



蝉鸣暑气之时，我在老家院子的树荫下，用刀子切开那层翠绿花纹的瓜皮，霎时间鲜红的汁水顺着刀刃淌下。这只清晨还躺在地里的西瓜，现在一分为二，瓜瓤红润，随即空气中也弥漫开那股独有的清甜香味……

自己种的西瓜，到底与通常在市场上买的不一样，不但味道甘甜有灵气，而且安全放心。到开吃的那一刻，曾经为之付出的辛劳和汗水，都化作了喉头的甘霖。种西瓜已是第5个年头了，我望着桌子上这只重达二十几斤的“瓜王”，不禁浮现出这半年来，在地头忙碌的过往。

说实话，种西瓜绝非挖土植苗那么简单，它的过程实质上是耕种者，与瓜苗和阳光、泥土诸要素之间的一场耐心对话。

故事要从初春说起。

那时节，仍春寒料峭，我在家乡的地头挥汗如雨地挖了一条长长的土坑，土坑能容肥和保水，有利于苗根深扎，虽然费工，但多年来我一直这样做。西瓜喜肥，尤其是有有机肥。我就将已经拔节开花即将弃置的青菜籽粉碎入坑，又将发酵好的有机肥和碱性复合肥，再辅以改良酸性土壤的钙镁磷肥混施，然后覆土、起垄、铺黑膜，每一个动作都认真到位。一个多月后，土肥已充分融合，可以栽种了。

于是，我去秧苗市场“淘宝”，挑拣“种子选手”。

清晨的秧苗市场喧嚣而充满生机，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我的目光在挨个的摊位上搜寻。我不看那些徒长细弱的苗，专挑那些叶片肥厚、茎秆粗壮、根系盘结紧实的“壮丁”。在一位老农的摊位前，我停下了脚步，只见他的西瓜苗叶片墨绿，泛着健康的油光，根系充满张力。经过一番精挑细选，我买下了八棵8424优质嫁接苗。这种

苗抗病性强，长势猛。

栽种那天，我像对待婴儿一样，轻轻撕去“裸衣”将瓜苗连土坨取出，轻拿轻放，生怕伤了毛细根。种好后，又提水浇透定根，再支起薄膜保温，栽培的土垄，成为一张温床。市场采购的壮苗因带土移植，所以瓜苗显得相对皮实，几乎没有缓苗期，一周左右就开始精神抖擞了。

西瓜是“娇贵”的，特别是开花坐果期，最怕阴雨绵绵。我趁天晴日清晨露水未干，采用人工授粉保证坐果率。我摘下盛开的雄花去掉花瓣，将金黄的花粉，用毛笔轻轻涂抹在雌花的柱头上。

慢慢地西瓜开始结实坠果，当小西瓜长到乒乓球大小时，我开始了“选优”。一条藤蔓上，往往会结好几个瓜，为了集中营养，我必须狠心摘除多余的，只留下形态周正、纹路清晰的“独生子”，我还将最早坠瓜的地方，插上标志。这期间，还要适当地给瓜藤整枝打杈，让它受光均匀。

如此，一天一次或几次巡视瓜地，成为我的日常。夏日天热，我戴着草帽，汗水从额头渗入眼睛，涩得生疼，但看到瓜们花纹逐渐清晰，一天一个样的成长速度，我的心头充满了甜蜜。

终于到了采摘的日子。一早，我蹲在瓜地里，选中最早结出的那只，用手指轻轻弹击瓜皮，听着那沉闷厚实的“嘭嘭”声，再根据老农传授的经验，查看藤蔓上离瓜最近的三处藤须已经发黄发黑，我知道，西瓜熟了。于是，我小心翼翼地剪断瓜蔓，然后捧起这只大家伙，抱在怀里，此时的充实感压在臂弯，喜在心间。

旋即，我驾农用电瓶车来到村上的小店，上秤一称显示：重21.18斤！哈，我的2026“瓜王”缤纷登场，由此出现了本文开篇的场景。

